

廣

豐去盪

異

編

廣證異編卷之三十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鬼部三

僧智圓

鄭餘慶在梁州時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教禁之術制  
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老稍倦鄭頗敬之  
因求往城東隙地起草舍而居有沙彌二人伏役數年暇  
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階作禮泣曰  
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病危知師神呪助力乞加救護  
圓曰貧僧本厭城市喧嚷兼煩於招謝弟子受病

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毋病亟不可扶

智圓亦哀而

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

智圓亦哀而

但訪常十娘所居是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里餘歷訪  
不得乃還明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僧昨日遠赴約何差  
謬如此婦人曰只去師所二三里耳師慈悲必為再往僧  
怒曰老僧衰暮誓不往矣婦人乃大聲言慈悲何在耶全  
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也恍惚以小刀  
刺之婦人遂倒視之乃沙彌已中刀流血死矣僧遽蹙之  
飯甕下沙彌乃本村人去此只十餘里其日家人悉在田  
有人早衣褐襤乞漿於田中且說其事沙彌父母舉家號

夫詣僧僧猶給馬其父遂鋏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  
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復白貧僧宿債有  
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為將來資糧  
餘慶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叩契縛操考其魅凡三夕  
賴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為師所破沙彌  
且在能設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想為設誓婦人喜  
沙彌在城南某古丘中僧言於官吏如言尋之沙彌果在  
神已寢矣發沙彌棺中乃一茗帶也僧自是絕其

办丁子

絕其術

奔竊洛陽人少年時因醉誤入郊野獲一物置於路傍

及行方醒見於路傍

見一發露骸骨頽甚傷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坐  
衣白練衣仗一劍拜頽曰我彊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  
平事因與同輩爭遂為所害埋於路傍父經風雨所以發  
露蒙君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克勇人死亦為克勇鬼若  
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  
託於君不至饑渴足得今君所求徇意也頽夢中許之及  
覺乃試設祭嚮之暗以祈禱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  
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  
頽遂每潛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致富有金  
寶一日頽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

婦至夜半忽自踰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  
我本無心忽被一人禽我至此恍如夢覺不知何怪也何  
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憐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  
來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  
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婦人至家猶  
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却送歸  
經十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術後因至切問於  
穎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憐  
於家人共圖此惠家人乃密請一道疏作禁法以  
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更由於穎曰

伺之亦

拒我但力微再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此來必須不放回  
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  
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回來類  
宅禽捉類乃携此婦人逃不知所之

蕭思遇

蕭思遇梁武帝從侄孫父愨為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遺書  
不樂仕進常慕道冀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  
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  
一山樓宇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柴門者思遇心  
疑有異令侍者一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雨中從院溪來

及侍童開戶見一美女二青衣女奴從之並神仙之容思  
遇加山人之服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浣溪來雨中  
道遠不知所乘何車耶女曰聞先生心懷異道以簡潔為  
心不用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乎女  
回顧二童而笑復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懷應  
就寢耳及天曉將別女以金釧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物  
叙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  
此去何時來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思遇亦  
然言訖遂乘風而去須臾不見唯聞香氣猶在寢室  
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  
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解中  
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子不幸蚤亡會  
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  
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婦寢息衣皆有袴如處女後仲文  
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  
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  
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辨問兒具陳本末李  
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

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  
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滴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  
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授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別室  
取漿郎渴甚為求之遂巡持一盃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  
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向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  
耳言既復縫襪如故意緒甚怍又問何故急速也曰養  
夫薛良貧賤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  
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荅儉媿謝之遺餅兩

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發  
此將出都為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  
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  
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附先塋耳儉隨  
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啟殯棺上有餅兩軸新  
穢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土  
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嘆久之其  
徒徃徃聚笑一人執鍾碎其柩而罵之儉遽造之歎者曰  
璋姓常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寧十年矣適開其棺  
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前江都尉裴冀愛柩

也平生寵之裴到任二年而姬卒塋於此一年今秩滿將  
歸不忍棄去將還於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  
隻兩處互飛鳥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於彼徃復  
無常遺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年  
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尚如此生復何望我士君  
子不可厚於此輩而薄其妻也

密陀僧

閔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因小疾暮卧忽有  
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某  
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

佛力於人前月至此卒於逆旅然饑寒甚今投君耕一食  
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  
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於堂之西楹恭禮起坐  
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禪補恭禮曰可遂言此  
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  
曰密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隣  
為附切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楹未  
定堂東果有一女子幾鬟鬢髮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  
禮曰秋堂寂寞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  
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簾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

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壺元在  
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逡巡而去忠義  
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  
敢同密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廡下  
表白去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  
然有曳紅裙紫袖銀披而來步庭月數匝而去忠義又進  
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魅來亦不足畏矣  
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為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感  
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箇體若躍丸者  
近壁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

手墮下崩體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  
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白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  
食及巾帽子召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  
為廳史且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  
箸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密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  
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小愈之夜密陀僧來終  
不敢對後既歸閔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為患有僧  
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鬼媒

進士段何貨居客戶里大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晝日

因力懃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其衣不衣笑傲立於何前執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為鬼物矣曰某舉子貧窶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親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壁輿從一青臺一雲轡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前前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乎來都不為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



文曰縱無意收采第試一觀如是說論再三何終不  
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  
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姪娘相托不論錢輕盈沙  
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未  
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困于  
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  
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其氣  
熾、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覆帽坐於其側頗有

餅糕之色俊為買而食之客甚喜嚼數片俄而里門開如  
竟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真之吏送  
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辨  
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借計者亦  
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客曰君之成名在十三之外  
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錄耗半且多屯剝  
復一郡何如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路  
真吏郎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而可  
陰錢三萬買其感恩而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還  
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

更簡名俊時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  
且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措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  
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佶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生  
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  
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苦思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  
冒責奉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  
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  
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州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  
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  
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妾於我蓋以其官閑也平

生交契今日絕矣不坦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前  
之不得竊恃深顧外焚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豪右耳  
請回尋檮借名填之祭酒聞榜見李夷簡欲借春官急曰  
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借去温字  
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以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  
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為  
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它祈共止之某背背者  
重杖者俊驚謝之曰當如何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  
亦可免追勘之厄耳俊曰諾及至其時焚之遂不復見然  
後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絕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

終焉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  
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  
復聲漸近庚徒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  
而入曰汝月逐勝不必樂遊願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  
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豔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庚  
走道堂中垂簾望之諸友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  
雕盤玉樽五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  
兒立者二人左右侍立十人絲管方動坐中一人曰不告

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  
一青衣傳語曰娣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  
秀才能暫出為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疏野  
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庾不應  
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預既入其  
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  
召於是二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殺聲  
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  
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  
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搆牀石徐開門

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散盞鎖於櫃中親明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餘日轉觀數次忽墮於地遂不復見後數年庾奉進士

第

薛珍

薛珍者開元中為長安尉主知宮市迭日於東西二市一日於東市前見一坐車中婦人手如白雪珍慕之使左右持銀鑊小盒立於車前婦人使侍婢問價云此是長安薛少府物處分令車中主問使宜前之婦人甚喜珍數挑

之遂欣然便謂矜曰我在金光門外君宜相訪也矜使左  
右隨至宅翌日往來過見婦人門外騎甚衆踟躕未通容  
既引去矜令白已在門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廳令矜坐  
云待妝束矜覺大冷心竊疑怪須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  
布遙見一燈火色微暗將近又遠疑非人也然業已求見  
見畢當去心中恒誦千手觀音呪至內見坐帳中以羅巾  
蒙首矜苦牽拽久之方落見婦人面長尺餘正青色有  
如狗矜遂絕倒從者至其室宇但見殯宮矜在其內絕  
間隙遽推壁倒見矜已死心上微煖移就店將息

方蘇

月餘



王暹女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  
兵方急令狐通為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  
具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  
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為具之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  
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為饌弘讓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  
忽見弘讓妻自額至鼻中分半一手一肢在牀血流殷席  
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諸軍人妻諸隣來共觀之競問莫知  
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尸又非昏暈二婦素無嫌  
怨遂為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其

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甚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右後小圃中有一李樹掃云君今速為其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其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弘讓依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尸落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尸比弘讓拳曲持半尸到牀王氏聲聲云勸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餽粥弘讓以飲喉盡一盃又云且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項

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胃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  
數子

生

秦樹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  
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  
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  
然之樹既進坐意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  
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為樹設食食物悉是陳  
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  
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

泣曰與君二觀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而  
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塚墓居數日  
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  
輦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墓壤所沒乃令小僕擇  
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窸窣有聲  
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無穢未知所酬聊願驅  
策耳後凡有吉凶疢蠱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  
徹崔珙為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稱歡

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粧纒  
動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坐鮪具言歌者儀狀珙怪問之  
云適見一人者短綾緋衣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  
救不返美珙甚悲之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頭  
牛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  
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鮪令扶歌者入於淨室榻上前以  
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  
誡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亟開戶視之可以活矣  
鮪遽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盡  
乾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

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  
朱紫少年見某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  
呼聲振庭廡坐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  
丈餘執戟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某在焉牛頭引於  
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或覺卧於堂內珙後密詢其事  
餉終不言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宿客宿止多死亡或亡  
髮失精郡侍奉掾鄭奇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  
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

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樓上樓塌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城夜有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者三因呼問之為人耶鬼耶良又荅曰實非人也此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

君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  
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即拜謝而去數日  
復來云吾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然可嚴整家人慎火第  
一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  
嘗為詩鬼或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倡和  
手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  
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  
數篇皆有意義筆跡勁健作亦有體或問其姓字曰吾  
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詩云天然與我一  
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顧



衆亦不論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履其堂以幕圍之二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幕穴竊亦親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久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當往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陽子甚無恙行當歸矣然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遂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焉

趙慶雲

天水趙君錫富而好禮者也側室有一女名慶雲年及笄  
未許字聰明美貌出於天然父母鍾愛之於後園中構屋  
數椽扁曰百花軒女居其內嘗題詩於白壁曰千紅萬紫  
競紛芳正值清明景豔陽春意不容輕漏泄任他蜂蝶往  
來忙時深秋之節草木黃落景物蕭條慶雲不勝悽愴因  
散步後園用以自適過太湖石畔俄見隔壁一少年聰明  
兼鋒休誇宋王之才俊雅風流不下潘安之貌聞其聲  
香亦已往來竊視滋情滿然女雖不嫁亦慶雲

年可

心飄蕩深有不能以自拘禁者自此慶雲日往園中則少年日在窺矚彼此目成既久一日慶雲以白羅香帕擲與少年少年以水晶扇墜復之吟曰花下遇喬才令人倍愴懷女曰鵲橋今夜駕專待粉郎來是夜女獨俟於門側侍妾悉屏去甫漏盡少年果至相與攜手而入解衣就寢極其歡娛雖世所稱魚水相投膠漆孔固莫是過也一夕女與少年酌於花下金風乍起秋思爽然少年乃歌秋風詞一闕詞曰秋風蕭蕭兮鴈南歸草木黃落兮夕露沾衣明月皎皎兮照我帷蟋蟀在壁兮吟聲悲嗟予山中之人兮猿穴與居悵獨處此兮情莫能娛懷佳人兮路脩阻而莫

隨泚川無梁兮登山無車歲冉冉其逾邁兮曷云能來念  
昔者之歡會兮今焉別離愛而一見兮使我躊躇女亦口  
占一律以答云小衾孤枕興蕭然蟋蟀微吟近枕邊千里  
有緣誰約信幾秋多病只高眠殘螢澹月梧桐影孤鴈西  
風騰炬煙入道少年行處樂我今惆悵酒尊前吟畢盡歡  
自是旦去暮來倏爾經半載而應雲日見其眉鎖春愁臉  
消粉黛神思恍惚肌膚疲弱病覺深矣父母怪問其故女  
終不答忽云郎君至矣遂昏沉半晌君錫知其為鬼崇所  
惑乃潛於卧處窺之直更餘見一少年自外而入撫女曰  
慎勿以此情泄於汝父母萬一不謹不惟貽累於我抑

取罪於汝汝之症將久而自愈也女唯唯而已臨別少時  
曰會晤難先期君諸不再得女應聲曰今日百花亭明朝  
何地客少年泣別而去君錫乃尾之至後園桑下而沒翌  
日令人伐木發其地得一伏尸儼然若生者狀君錫怒載  
其首而焚其骸骨夷其故址少年遂不復見而女病亦尋  
愈矣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馬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  
已暮而前程尚遙勿算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宿乃  
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密曰日暮前路不可行輒寄外舍可

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間下帷聲及出乃衣冠羔犬  
夫姿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  
辛有弊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  
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顏  
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散皆精潔而不甚  
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飲  
狎乃問曰郎君今為何官曰見為河公主簿慎勿說也  
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窓中窺之見主人據胡床  
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群鳥啄其目流血  
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河須

知其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墻以此受治耳客竊記之明旦顧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且為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群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曰即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躄於榛棘中直前詣客不知也曰即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為設薄酌焚其故衣以贈之鬼欣受遂去

李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李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  
求之者則嫁已女已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  
殞之東郊莊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  
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惟尋不得意其為魅所惑也則於  
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殞室有衣裙出胥家人引之則聞  
屋內胥叫聲而殞棺中甚完不知從何入遽告主簿主簿  
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  
俯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  
舅不嫁惟憐已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



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  
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違神道請即知聞受其  
所聘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從  
所請焉主簿驚嘆乃召胥吏問為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  
父母皆會焉攸乃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  
登儼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  
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其婚禮厚加棺殮合葬於東  
郊

李林甫

唐李林甫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壞

乃致方士以稊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高貴久矣積德者  
多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  
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  
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得者自言嘗領軍伍間以善射稱  
近為它病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  
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  
聽之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它耶抑術士  
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  
下又一人踰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宴樂  
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嚀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

寂然若木偶狀因視垣南墮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  
中有數自箴皆林甫及家僮名氏於是呼一一而應  
遂宴飲如初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  
乃省寃而死者也明公又專机要積矣萬狀自茲十稔乃  
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

唐書異編卷之三十五

邱月軒主人彙次

鬼部四

鄭婉娥傳

洪武初吳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嘗遨遊襄漢間坎於九江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陳梁二生同訪琵琶亭吟白司馬蘆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徊久之於時月明風細人靜夜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

日豈得容易呈身執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使  
前情能恨燃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  
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航竟莫知其何故獨  
送若好事多情豈日往究其實躊躇之間了無所見興  
休休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縹緲而來韶異之延佇以俟  
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頽天得二小姬前導一揀黃金  
吊爐一抱紫羅繡褥冉冉登塔者必貴家宅眷臨賞於此  
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  
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手部懼其使人搜索趨出  
拜見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

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商婦見目無亦太過  
乎韶翁卒莫知所對座人呼使同首詩譙再四固命之乃  
就席問姓氏禮人曰欲陳本末懼駭若聽然吾非禍於  
人者幸勿見誚妾偽漢陳主妹好郎婉娥也年二十而死  
殞於近亭二侍女一名鈿璫一名金鳥亦當時之殉葬者  
韶素有膽氣兼重風情不以為怪也座人曰妾沉鬱獨居  
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昨宵為諸郎所擾  
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夫使鈿  
璫歸取酒榘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郎昨日所  
謳之念奴嬌也詞曰離上禾黍歎江山似舊英雄塵土

馬銅駝荆棘裏閱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旌旗烏散  
尋樓船暗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玉帳塵香燈前  
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慢苦梅  
疑粧楊花翻曲回首成終古翠螺青黛絲仙慵畫眉嬌  
竟勸部書飲數盃後韶豪傑後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  
末群雄起滅事歷七如目觀且詢陳王行事之詳麗人  
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待令人懷  
抱作惡目因口占一詩曰  
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  
魂中盡虛晚日空殘壘  
草煙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  
盡梳臺香鏡匣長封  
吳官事淚濕胭脂指舊

議而索和詔即依韻齊以酬之曰結綺臨春萬戶空幾芳  
揮淚夕陽中唐環不見新留機漢燕猶餘舊守宮別苑秋  
深黃葉隊衰園春盡碧苔封自慚不是牛僧孺也向雲璿  
拜玉容麗人喑喑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於庭  
相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啼烏城頭鼓散兩人扶携  
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為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  
輩嗤笑詔頷之亟返逆旅則陳梁二生緊候開舟乃緇白  
罪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行矣二生信之離  
舟而別詔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道過亭北竹  
亭里除見朱門素壁聲燭交輝鏡及重堂麗人如畫



王杯飲詔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卽意亦不薄矣宿留月  
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詔曰妾死時偽漢方盛主寵優  
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塋倚一  
品之威儀是致五體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廬君愛友南極  
夫人偶此嬉遊投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  
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滴  
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詔如言求乳以潤其兩眦屈  
指三旬效然能步或同攜素手遊行隄中或並倚香肩笑  
歌亭上韶迷戀情深鄉關念淺春來秋去四載於茲雖比  
目並遊之鱗成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戀也是

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  
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恸詔慰解萬方乃一啟齒曰與郎  
真契書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詔聞言悽惶感愴欲  
自縊於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倘沉  
溺世緣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亦緣何時是了兼  
之定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為徒死詔乃止金鳳鈿鐙  
輦亦依依不忍捨咸設飲食與詔送程既晚麗人奉赤金  
條脫一雙明珠步搖一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觀物思人再  
會無期願卽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詔  
悲不自已殘淚盈眶顧躬之間矣其所在乃重昇原店

家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縣方  
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  
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放生有  
琵琶佳遇詩并附於此詩云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  
衣紫羅帶白馬紅繁纓吳中自昔稱繁華湖邊寺里暫倚  
花窺紅問綠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槎留連益浦遠  
空翠醉訪琵琶絃銀篋擊節不堪聞錦襪生塵殊可憐  
山月下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細馬雙嬌娥直入  
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霧滄椒蘭含情恨  
作雲雨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朝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

萬人羨大真顏色趙肌膚繡帳懸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  
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縹緲留得萬金贈悽涼忍看徒傷  
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國韶  
從此不復再娶稜禮道士周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  
性來兩浙間馳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在近  
有人於終南及高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李源會

李源會京師人所居房曲頗寂靜其外書室窓外有障地  
以種花卉兒自亳州教授罷歸姻戚謀具酒婦女將  
竹輿皆置花陰之下日將暮開一輿約滿兒

視無見已而復然切怪之喚罵詬責杳無應者懼而入中堂經廳側逢一妙麗笑抱李腰而語其音如簧曰不得道不得道李惑而秘焉乃握手入室交歡而散李意為坐上客歷驗皆非也容去後此女遂出相就若夫妻然時李猶未娶母畏其染着徙榻於中堂女每夜亦至迨元胡寇犯關李依所親趙師古南來紹興中官於饒州樂平女始絕迹後李脇下生一氣塊按之不痛藥之不損三十餘年而卒

烏頭

洪州高安人劉騰少遇亂有姊曰冀掃為軍將孫金所虜

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載孫金為常州團練副使糞掃從其女君會宴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為人所虜至岳州與劉翁為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可通信至其家隲時為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毘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灑掃庭內曰我兄弟將至矣僕良父扣門問為誰曰高安劉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隲者乎昨晚當至何為遲也即自出營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少異頃之孫金遣其妻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上見妻

我為人向者恒為諸甥輩呼我為鬼也任亦言其墓上  
捷女工敏速恒作至旦若有人為同作者飲食必待冷  
後食騰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為如此  
我將不得相見矣騰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  
隸江州陳承昭為高安置制使召騰問其事令發墓視之  
墓在米頰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  
穴大如碗其深不測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  
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嶺騰往省之乃曰頃為鄉人十  
餘輩持刀挾劫我幾中我而我大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  
下皮書而去至今身猶痛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

亦懼而疏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有二矣

### 仇鐸

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寫之族人也浮蕩江淮壯年喪妻乾道元年秋數召紫姑求詩諷玩不釋遂為所惑晨夕營為必欲一覩真形異為淫慾又每求於夢想鐸雖迷於纏繞亦知畏死常力拒之鬼相隨不捨至把其手作字不煩箕運同侶知之懼其不免因出遊秦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怖之狀及歸舍即索紙為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褻冗令廟隍



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  
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二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  
受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篋  
得道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  
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請蓮萊大島真仙為愛  
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  
日降臨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常降於汝又旬日來往  
益熟不合舉音寫媒語誘鐸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  
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  
遂告鐸云汝父恨汝不孝焚章奏上天天帝降旨三日內

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為汝祈天免  
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為夫婦意欲鐸恐  
懼從言又偽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時來東門外石墻  
側相見鐸欲往赴為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  
香半兩與狂渴赴水死至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不死遂  
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藁薦中伏於床下作呂  
翁救解之言曰天神以呂巖故赦此人此人若死巖不復  
為仙如是經兩時又不能殺鐸至晚方興與鐸言我非蓬  
萊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曹未為下鬼宜以盃酒敘別  
日又未云我乃興化阿姥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

僧人笑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畏龍虎山張  
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耽戀仇鐸迷而不返須  
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為鐸訴於本郡城隍奏天治罪  
伏蒙取貢文狀所供並是的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所  
書斤十五百字即日錄焚之鐸二日後始醒蓋為所困幾  
一月婦人自言死於癸巳至是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  
矣哉

王立

中散大夫史恣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植橋故居獨留  
屋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煨鴨者甚類舊袍卒王之虞

候亦云良是時立死已一年志在官日嘗給錢塋之笑恍  
惚間拜於前曰倉卒逢休仗至不暇刺謁遂獻一鴨志曰汝  
已死安能白晝行都市中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  
城中十之三皆我類也或官員或僧道或商販倡卒色色  
有之與人交關往來不異也。不為害人亦不知志曰鴨何  
自來曰亦買於市耳日五雙天未明賣諸大作坊釜竈爆  
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業者亦如此一日所產  
自足糊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既無屋可居多伏屠肆肉案  
之下往往為犬所驚良以為苦而無奈何鴨乃人間物可  
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一來志

嘆曰吾人也而與鬼語吾其不父乎立已知之前自云公無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媪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王立說爾是鬼如何媪曰六十歲老婢真合作鬼雖若忿愠而了無懼色適鬪帛有火在旁試投石斗火中少頃焰起媪顏色即索然漸隱如水墨中微影忽無見王立亦不來矣

馬仲叔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垂先亡心恒相忘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

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不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  
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  
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志都  
後為南郡太守

蔡五十三姐

淳熙中士人李生惰於講習不勝父母之責捨家浪游至  
宣之寧國行役倦悶值一笄女於茅岡桑林邊含笑相迎  
自言蔡承務家小娘子五十三姐父偏室所生遺嫡母  
逐帶得金銀數十兩隨身願陪一男苟逃性命不謂  
得遇秀才倘不曾娶妻願求匹偶何如李既單身徒行

其財色即握手登途西留漢川縣開米舖歷七年生一  
一女質運積數千緡漸成富室忽有道人過門自稱何法  
師望見此女在門內去而復還探袖中幅紙磨朱砂濡筆  
書一符又以水精珠照太陽取火焚符拋入門內女大叫  
一聲寂滅無跡李生悉收此貨貨携兒歸經寧國訪所謂蔡  
氏無有也泣而回家至今皆存

宵花婦

唐陵法雲寺僧眠楚常由中山賈人童其者親熟童死珉  
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聞童於市中楚未食童即延入食  
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一君已死那在此童曰然吾以小罪

而未得解免今配為揚州掠刺鬼復問何謂掠刺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則為餘刺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中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亦不可即持花幾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持花



以救之良父乃獲具言其故因相與復視其花乃一死人  
手也楚亦無恙

崔氏女

崔茂伯女結婚裴祖兒婚家相去五百餘里數歲不通八  
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將暮女詣裴門拊掌求前提  
金罍受二升許到床前而立裴令坐問所由女曰我是清  
河崔府君女少聞大人以我配君不中喪亡大義不遂雖  
同宇未顯然斷金已著所以故來報君耳便別以金罍贈  
裴女去後裴以事啟父父欲遣信叅之裴曰少結崔氏姻  
而今感應如此必當自往也父許焉裴至女果喪因相吊

可妻具述情事出壘示茂伯先以此罌送女入瘞既見罌  
遂與裝俱造女墓未至十餘里復見女在墓上言語傍人悉  
聞聲不見其形裝懷內結遂發病死因以合葬

餘杭廣

晉升平末故帝縣老父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不  
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  
曰窮逼君若能往冢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為君妻廣許之  
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為殺以飴作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  
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眾鬼在堂上奉弄公尸廣  
杖大呼入門群鬼盡走廣守尸取豬殺至夜覓尸遂

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  
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老公  
必是汝可速還公精神我當放汝若不還終不置也老  
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  
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為婦

夜叉部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遠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  
以講經為事一日晨坐存一天心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  
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大座坐明二

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  
師道行高遠諸天願睹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  
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  
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蓋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  
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饈  
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教  
至其內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  
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但  
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  
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

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叫  
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  
孔左右旁達或有銀鑿其項或穿其胷骨者至有數萬  
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  
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鑿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  
它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  
問其鑿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  
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  
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  
見鑿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

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  
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  
可以禮待故鑠之昉曰適元王曰載老者發言頗誠言但  
於人間求它食請免之若曹不食人餘者亦不可會也  
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執王目左右令解老者二五人  
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田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  
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  
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  
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  
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

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業  
寧可保王語諸神曰促禽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  
遠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鑊貫腦曳去而鑊之昉乃請  
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  
云

蓮花娘子

經行寺都僧行蘊初秋將備盂蘭會灑掃堂殿齊整佛  
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  
謂所使家人曰世有此女我則為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  
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不悟也即應曰官家法禁極嚴

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既開門蓮花及一婢妖姿麗質妙絕無倫謂蘊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為人當奉執衣鉢朝來之意豈忘耶蘊曰素信愚昧常護僧戒素昧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給耶對曰即日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僕貌類我耶以為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自袖中出化豈相給乎蘊悟非人迴惶之際蓮花即顧侍婢曰露仙可偻帟幄靈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麗蘊雖駭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柰儂老病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凡識野哉



不以累師遂綢繆敘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籌縵  
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寃楚頗極遽引燎照之至則  
折戶闥禁不可發但聞信牙齧舌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  
而大罵曰賊秃奴遣爾辭穿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  
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  
乃二夜又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擎獲騰蹕而出後  
僧見佛座壁上有二晝夜又正顛所睹唇忽開猶有血痕  
焉

馬超

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周以恩科得官調宣州司理參軍慶

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歲產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徧體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絞獨據野廟寢處莫測所由來初惟博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啖之洞丁不勝困苦屢聚黨數百往攻聞怪望人至輒適升山顛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操強弩傳藥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姑聞其所居且設筭於往來之處而為惡益甚洞丁出入須什什五五持矛鳴鑼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僮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闊而行又捷或遲鈍在後處為所獲有壯膽者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每因墮耕穫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闔洞千口罹戕賊者

不聊厥生悉徙避城廓赴訴於郡丐發兵圍捕之聞其  
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巡檢者武悍勇不  
坐殺人又繫囚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怪以贖罪只得一大  
鐵椎重三十觔當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其設詭計求脫  
乃質其妻子旋緞鋼鐵大椎遣之別選五十兵助詣洞造  
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髣髴似有大足跡知必  
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呼亦威且驚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  
丈脫空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  
疊敗絮碎帛全如犬窠蓋其宿卧處也馬潛伏室內以候  
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扉獨留一扇施拐撐

柱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亮然有聲乃此物負雙鹿穿林  
而來馬亟起發寤陷其一足痛箠以推仆於地舉頭見人  
搖牙憤憤欲作敵而為鹿所歷不能與猶翻手搗馬生脚  
撮其股肉一大片馬連運推樗其腦遂死之技劍斷頸流  
血數斗呼所隨行共昇尸獻於郡洞蠻踊躍歡謝各返故  
棲郡以事上諸朝詔貸馬罪還原官李掾及見怪尸言之  
尚怖慄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帝自東殺二野火之  
法也

劉績中

首長錄

劉績中嘗於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忽有異人自

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惟我能理何求  
素剛咄之姥徐執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卒  
劉不得已杭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  
兒狀顧令灌夫人茶纔入口痛遂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  
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  
笑曰人鬼路殊難受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稍  
工者可也劉許諾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  
煩主人作鋪公鋪毋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輿奉迎劉無柰  
之何許之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  
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墻籠燭列

擺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  
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臘炬如臂錦翠爭  
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  
與妻恍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計其一二數日姥復來  
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若  
魁敢如此多擾耶姥遂隨枕而滅去遂疾發劉亟與男女  
醉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若一  
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履亦不可舉迎僧道持咒悉不能  
禁劉嘗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臨  
劉四顧憶平昔否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

飛天夜叉搗賢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  
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舉袖中風生衝簾幌婢入  
堂中乃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項曰我有事不可久留  
乃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倒及覺一無所記其  
妹亦自此無恙蓋省躬姓杜與劉同年及第相友善先集  
其婢舉止笑語時無不肖也

薛淙

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  
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扉窗窸窣  
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下剪如雪狀貌可恐

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  
病僧畧為言之涼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  
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  
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大數十圍  
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  
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披髮而走其  
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因曰何也云後有人  
覓但言不見思至極矣湏臾遂入林不中僧更行三五里  
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馳如電每  
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也



人舌僧曰未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實  
千相繼諸天殺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禽戮唯此乃尤者  
亦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  
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  
爾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  
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一  
緋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  
久之兩三數十點血意已為中矢矣此可以為異少年以  
病僧為異無乃陋乎

杜萬妻

杜萬員外其兄為領南隸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  
容髮無殯強權以葦席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官拘於  
吏事不復重殮及北歸方至嶺所欲收妻骸骨及覘坎穴  
但葦尚有某歎其至深而為所取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  
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露坐裸體容貌猙獰  
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子傍亦有一子狀類羅刹極呼巧  
窳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為夜叉所得  
今此二子即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  
夜叉倘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  
隨某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呼叫

示船行既遠乃壁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刹解人語六層中母子並存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元和中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夕之間燭影下有語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為執事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

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  
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  
氏言不與之忽於燭影下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  
髮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遂仆  
於地莫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  
敢回視

故回視

越石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餘夜叉果

在來矣

果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

頭呼者足

越石有皮尺餘許在地蓋越石而墮者自是

頭其恒下

越石有皮尺餘許在地蓋越石而墮者自是

黃石河

不止僅月餘每夜常聞聲呼石度不可禁且  
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云

### 裝六娘

哥舒翰少有志氣長安交遊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裝  
六娘者容貌曠代宅於崇仁舒翰常悅之居無何舒翰有  
故遊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妻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  
暮因宿其舍尚未堊礎於堂與既無它室舒翰曰平生之  
愛存及何爾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廢月浩然舒翰悲嘆不  
寐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  
半見衣冠新飾皮視錫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搜

原缺